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二十五

宋　王楙　撰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翺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其時而出

馬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皇者耳黄霸所指鶡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為其罕見且艱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

如流事無壅滯賔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禀盈階

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

參錯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

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

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

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

帛為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歛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襃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為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欹盖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

如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栢此如晉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㡑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幬幬音疇襌帳也正蚊㡑之義元稹有舊

蚊幬詩蚊㡡事見齊桓公續釋常談引談藪髙祖謂

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説僕謂前

此應劭官儀載刁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

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髙帝謂栢直是口尚乳

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齊巳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

之語然齊巳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輭極如傷宋

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巳祖此

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説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

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為工也

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為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

酺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趂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閑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

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熈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仰補天府非為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懐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傳

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隷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為之憤惋況當時乎

諡文與正

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三人而已單諡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複諡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

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謚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輿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為之顦顇嬴室之自絶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寛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

孫弘董仲舒皃寛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興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宫詞

王建宫詞曰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内監自寫金花紅牓子前頭先進鳳皇衫知聖節内人通寫金花牓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

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為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囍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産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囍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

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柔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為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

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觀此説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宫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諸史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

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内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隙矗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

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為左丞相以王保為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為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

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為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概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即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

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徳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黄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隲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

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為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羸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説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羸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

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屩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㡆衣袍繒囊緹槖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彊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戚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梓

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遺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

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黄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宫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為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寃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

非辜之嬾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盖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鉤弋之子矣鉤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竒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曽孫𥘵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盖恐因此追悔之後湔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寘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胸中絲毫之機不露如此

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賔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史記載此則曰實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賔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

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甯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謂束溼言

其急之甚也涇物則易求史記則曰如求涇薪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貲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崇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野客叢書卷二十六

宋 王楙 撰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為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郙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為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為行李不為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

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柰逺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耐字耳耐即古能字也盖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為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為㡭之例是也增玉為瑛損糸為㡭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為里而為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廵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盖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遁固讓之文爾逡遁即逡廵之義

合讀為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為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叙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遁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蹵然逡遁又仲秋下句碑曰爰兹衰微三命縮贏背尒嬪儷孤嗣單煢洪氏謂爰兹衰微三命縮贏者知其嘗貢選也背尒嬪儷孤嗣單煢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家五星三命之

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說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贏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

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絶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改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横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為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吳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為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横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即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

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麓即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為

錄尚書事以趙憙等為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己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鴉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

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照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葢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為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懽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平

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豬蔡寛夫以為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

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盖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黄魚對烏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即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為烏鵶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即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知

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盖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趂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葺鱗光照地鶻銜瑞草勢沖天方鎮詩曰通

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令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内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謂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謚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為靖郭君文卒謚為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為靖郭孟嘗君

死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呑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

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温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為證或者

以為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卧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又觀江南野録載李昪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録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為異僕謂非也所謂半

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

是為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揺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

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

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

尋常百姓家摭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葢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

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戍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録藝苑雌黄所説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為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況為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

母先犯之况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顔况盖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横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邉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為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緗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

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為得之僕謂黄朝英猶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

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令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為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盖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

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爻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
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
致也處汚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
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為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
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
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髙從
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
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静之間信古

令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浹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洿穢不脩非羞字

宮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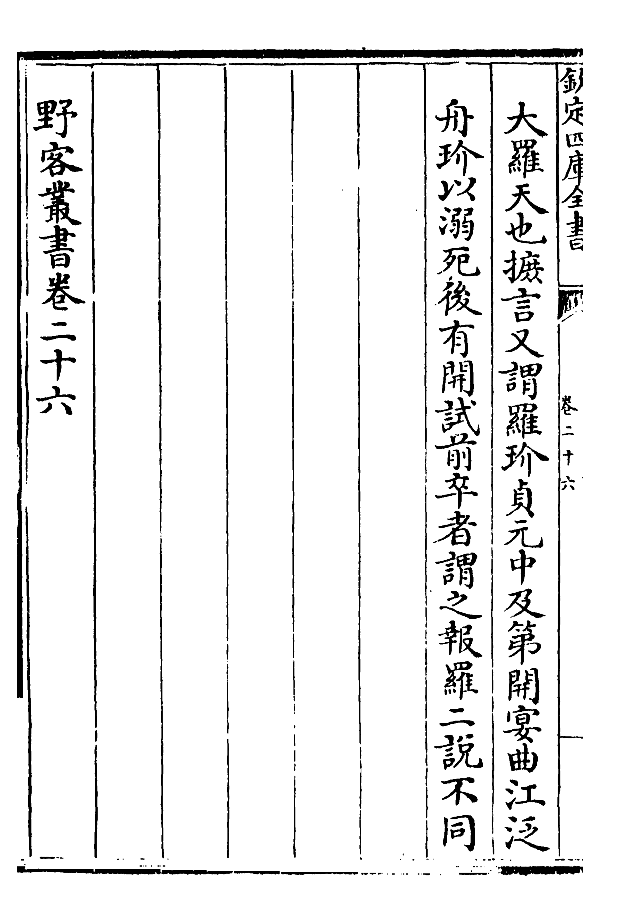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宫其別名皆曰堂是

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宫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宫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黄帝有合宫堯有貳宫湯有鑣宫周有蒿宫楚有蘭臺宫韓有鴻臺宫齊有雪宫列子有化人宫神異經有天溼宫古之言宫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

劒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宫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其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畒之宫象往入舜宫霍光第中鴞鳴殿前黄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参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説

一雜説謂進士放牓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



大羅天也摭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二十七

宋 王楙 撰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

相去俱遠乃知又别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録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宫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㫋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説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

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録一卷名賢姓字相
同録二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録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
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
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
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
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

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禄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盖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

何以瘵而狂此卻有沈瘵二字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黄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黄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黄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黄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之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黄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

王莽末省中黄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隖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黄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疋在所不論阮瞻千疋温嶠庾亮荀崧楊𨁝等皆至五千四周復唐彬琅琊王伷等皆六千疋王渾杜預等皆八千疋賈充前後至九千疋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疋王導前後近二萬疋桓温前後近三十萬疋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疋絹數萬疋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世説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録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别撰羅隱石烈士説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

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貟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闒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别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左朝百人一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

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尫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彀弩射市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庭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涯為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

陳夷行為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

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説乃始習為故事初非舊典説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説引聖歷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

舊儀是以衛青為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陳蕃為光禄勲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閤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絶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為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禄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稹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緑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宫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

郎官換緑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尚書與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歴禮部郎中吕温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勲十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廻廊疊蘚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歷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

圖北辟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録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辟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刱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為文必有所祖又觀

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

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令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紿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

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
而晉史亦曰康與吕安友善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
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絏乃作幽
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
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吕安兄不道都
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

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録云曹爽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概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録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

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篇以諷爽採以習俗之言傅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録曰曹爽多違

法璩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魏
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歳時

白樂天詩多紀歳時每歳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
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
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摭其
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生

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
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
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鑾
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
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
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顏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
月盡鬢髮蒼蒼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
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

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為夭前歳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擬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

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昬鬚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

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去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少年巳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十八時謂少年巳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禄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内而神騖於外所以罕終

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寛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為之何哉竊嘗原其説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説不然景帝忌刻少恩

潁濵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死鄧通以吮癰之怨餓死鼂錯為國遠慮而誅死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死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

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為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為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為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曰澎濞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二十八

宋 王楙 撰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户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

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班固引其

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説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葢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

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曰飛塵污
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筴傳曰日月之明蔽於浮
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
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
使晝日昏暗喻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
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氾濫之浮雲兮蔽
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
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

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為四韻亦有坡伏鼇崖伏黿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為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吾

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乂疑古人艾乂字通用如石經乂用三德爲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棖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

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綰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錄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為泉明者葢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鵞非黃庭也僕觀

陶穀跋黄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鵞群獻右軍乞書黄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黄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黄魯直詩為君寫就黄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鵞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黄庭經又曰黄庭換白鵞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鵞群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鵞群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録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

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寜我晝

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

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

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

王公存刋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

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翺指擿大義以破孔氏

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

罕傳也然觀閒見録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

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

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别集答侯生問論語

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

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

豈用意於鑿乎

三變百餘歲

楙髫齔時侍叔父問路旁三變之説謂出於近時小説

因閲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内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覩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

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却白雞呼喌喌喌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為蕩以余觀之落字為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為精明其

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囿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别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牕雨謂筆架為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為棊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為局削木為棊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嬾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淮南子曰吕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父

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歳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説互有不同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吕尚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宫括閎夭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羑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

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刋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輳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一

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為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

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内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卧内竊虎符以名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寶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為不同令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内右者在外也

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

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曽漫録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奪

葢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已一周又誄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

中古梵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已瑞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宫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宫之建剏其先定已如此况他事乎要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宫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

樗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葢戰國之士多深於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為觀埤

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鸛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瞿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閒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

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蚓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𣈆白謂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煜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顔氏家訓曰古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説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二説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臯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

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自為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冲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

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嵩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賛固已然矣班超賛又出於楚辭蔡寛夫詩話謂此體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内

飾則結繆綢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誥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詒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魯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即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

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嘗引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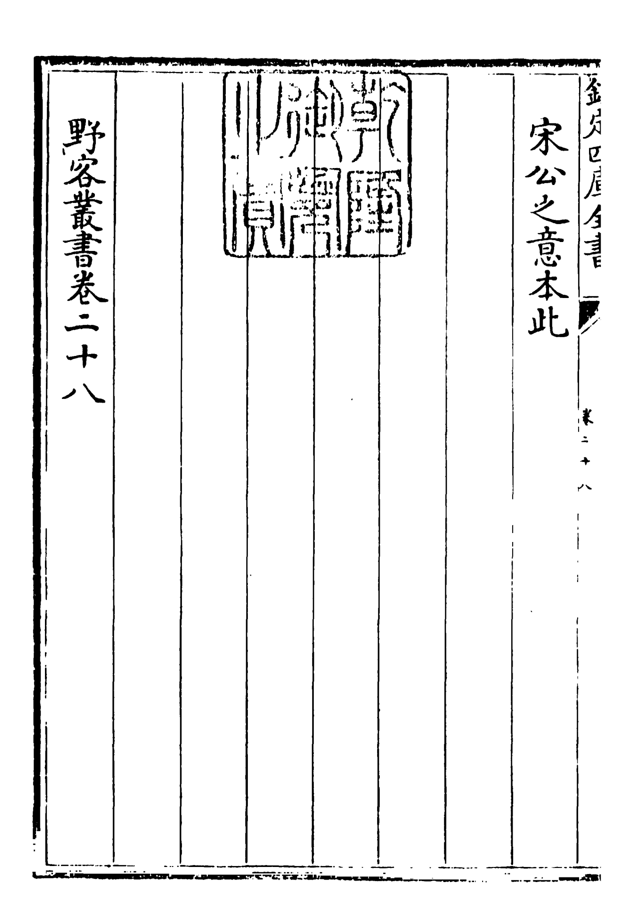
盧氏四世

唐盧懷慎清素有守為時名相懷慎少子奕死於禄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静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士大夫有病

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蝎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蝎二字司馬遷用媒孽二字僕觀曹氏耤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蝎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乎



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二十八